


战争的猛犬

[英] 弗雷德里克·福赛思著

朱 雍 尹 晓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THE DOGS OF WAR

FREDERICK FORSYTH

Frederick Forsyth

THE DOGS OF WAR

根据 Transworld Publishers Ltd.

London 1975 版本译出

责任编辑：吴勉

装帧设计：周明

版面设计：杨潮

战争的猛犬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渡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 1/32 印张 17.375 插页 5 字数 320 千

1985 年 8 月第一版

1985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4,000 册

书号：10118·1002

定价：3.35 元

“发出屠杀的号令，让战争的猛犬四出蹂躏。”^①

——威廉·莎士比亚

“莫报告我的死讯，
或者为我的死哀悼，
莫将我葬在供人献祭的墓地，
也用不着祭司把丧钟敲，
不想让任何人看见我的尸体，
也别为我出殓送葬。
莫在我坟头上栽花植草，
我平生的心愿，
便是让世人把我忘掉。”

——托马斯·哈代

^①见莎士比亚《裘力斯·凯撒》三幕一场。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莎士比亚全集》第8集，朱生豪译本。——译者

目 次

序 幕	1
第一部 水晶宝山	27
第二部 百日行动	203
第三部 灰飞烟灭	493
尾 声	547

序 幕

这是一个丛林简易机场的夜晚，天上没有星星，也不见一丝月光，只有非洲西部的黑暗，象温暖而湿润的天鹅绒一样包裹着一群七零八落的士兵。云层几乎压到了伊洛柯树^①的树梢。等待中的士兵祈求云层再停留得久一些，好遮住他们免受轰炸。

在机场跑道的尽头，一架被打坏的老式DC-4飞机发出咳嗽般的声音，左折右转，摸索着向那些棕榈树叶铺成的茅屋滑去。跑道指示灯引着它悄悄降落，那些指示灯为最后一次降落只亮了最后的十五秒钟。

一架联邦的米格-17夜间战斗机呻吟着穿过夜空向西飞去。这架飞机可能是一个东德飞行员驾驶的；在过去的三个月里，东德派了六个飞行员来代替害怕在夜间飞行的埃及人。它在云层之上，从地面上是看不见的，就象机上的驾驶员也看不见地面的跑道一样。它正在搜寻闪烁的着陆指示灯，可是指示灯灭了。

^①生长于非洲赤道的一种桑科树。——译者

滑行着的DC-4上的驾驶员是无法听到他头顶上喷气机的呜呜声的，他打开机灯，想看看自己正往哪儿滑行。这时，黑暗中一个没精打彩的声音喊道：“关上灯！”当驾驶员确定了自己的方位后，就熄灭了机灯，那架在他头顶上的战斗机离它有几英里远。南边传来一阵大炮的隆隆声，前线的士兵终于溃败下来，因为他们弹尽粮绝已经两个月了，都纷纷扔下枪炮，跑进能躲藏的丛林中去。

停机坪上，一架“超级星座”^①运输机已经降落在那儿，DC-4的驾驶员把飞机停在离它二十码远的地方，关上发动机，爬出机舱，走上机坪的水泥地。一个非洲人向他跑了过去，他们轻声地谈着。两人穿过黑暗，向较大的一群士兵走去，那群士兵黑乎乎的一团，正背对着那片黑暗的棕榈林。当他们从沥青机坪向士兵们走近时，那些士兵还一直三三两两的，等到那个架驶DC-4的白人和一个士兵面对面地站着，他们才围了上来。那个白人没有见过这个士兵，却知道有这么个人，甚至在黑暗里，仅借着几支香烟暗淡的微光，也能辨认出他想见而终于见着了这个人。

那个驾驶员没有戴军帽，因此没有行军礼，而只微微颌首。以前他从未象这样对一个黑人点过头，他也无法解释这是为什么。

“我是范·克里夫上尉，”他操着带南非白人口音

^①美国C-14运输机。——译者

的英语。

那个非洲人点头答礼，点头时一簇浓密的黑胡子刷着条纹伪装的军服前胸。

“在这样的夜里飞行很危险，范·克里夫上尉，”他冷淡地说，“再运给养来可有点儿迟啦。”

他的声音低沉而缓慢，说话的腔调与其说象一个非洲人，倒不如说更象他曾经当过的英国公学的学生。范·克里夫觉得很不舒服，就象他许多次从海岸起飞穿过云层飞行时那样，心里总是自问干吗要上这儿来。

“我不是运给养来的，先生。再也不运了。”

这一下又破了先例，因为他曾经发誓不喊这个人“先生”的，也不对任何一个“卡菲尔”^①人称先生。不过，他在利伯维尔^②一家饭店酒吧里遇见的雇佣兵说得对，眼前的这个非洲人是不同寻常的。

“那你来干吗？”那个非洲将军轻声地问，“也许是为了孩子？这儿的修女们想让一些孩子坐飞机到安全地区去，可是慈善机关的飞机今晚不会再来了。”

范·克里夫摇了摇头，他感到谁也不会看到他的动作。他觉得有些尴尬，幸亏黑暗遮掩了他的窘态。他四周的卫兵们捏紧了冲锋枪，眼睛都盯住他。

“不，我是来搭你走的，如果你想要离开的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克里夫能感到这个非洲人透

①原指南非班图族居民，这儿泛指非洲黑人。——译者

②利伯维尔是加蓬共和国的首都。——译者

092157

过黑暗正凝视着自己，当旁边的人偶尔扬起香烟时，他看到对方一瞥时露出的眼白。

“我懂了。今晚是你的政府命令你上这儿来的？”

“不，”范·克里夫说，“是我自个儿的主意。”

又是长时间的沉默。那个满面胡子的脑袋，离着克里夫几英尺向他点着头，可能表示理解，也可能表示迷惑。

“我非常感谢，”那声音说，“这一定是十足的旅行了。其实我有自己的交通工具，‘超级星座’运输机，我希望这架飞机能带我离开这儿去流亡。”

范·克里夫觉得松了口气。但他心中无底，如果由他陪着一个非洲将军飞回利伯维尔，会产生什么政治影响。

“我等着你离开地面飞走，”他说，又点了点头。他想伸出手去握对方的手，却不知道该不该这样做。他并不知道此时这个非洲将军也和他一样发窘。于是他转过身，向自己的飞机走去。

他走了以后，这群黑人士兵又沉默了一会儿。

“干吗一个南非人，一个南非的白人要干这样的事呢？”其中一个阁员向那个将军。当这群士兵的头儿微微一笑时，他的牙齿闪着光。

“我想咱们是弄不明白的，”他说。

离停机坪远一点的地方，也是在一丛棕榈树的遮蔽之下，有五个人坐在“流浪者牌”汽车里，瞅着

那个朦胧的人影从树丛向DC—4飞机走去。那个头儿坐在一个非洲司机身旁，五个人都不停地抽着烟。

“那一定是南非的飞机，”那个头儿说，然后转向身后蹲缩在汽车里的一个白人说：“詹尼，去问问那个机长，能不能给咱们留个空地儿。”

一个精瘦得象麻杆儿似的高个子男人从汽车后座下了车。和别的人一样，他从头到脚也穿着以绿色为主的丛林伪装军服，其上有棕色条纹。脚上穿着士兵穿的长统靴，裤管塞在靴子里，裤带上挂着一个水壶和一柄长猎刀，一支FAL卡宾枪和三盘子弹夹背在肩上，子弹夹里都是空的。当他绕到汽车前面，那个头儿又把他喊住了。

“把FAL卡宾枪留下，”他说，伸出一条胳膊去接枪，“詹尼，办利索点，嗯？因为咱们要是不坐那架破飞机离开这儿。过几天就会被砍死的。”

那个名叫詹尼的人点点头，扶正了头上的贝雷帽，从容地向DC—4走去。范·克里夫上尉没有听见身后有胶底鞋走来的声音。

“Naand, meneer^①（你好，先生。）”

范·克里夫听见这南非的荷兰语，寻声转过身，注意到了身后那个人的外形和高矮。甚至在黑暗中他也能看出那人左肩上标记——黑白两色的骷髅图形。他小心翼翼地点点头。

^①南非人说的荷兰语，最早到南非的以荷兰人居多。——译者

“Naand, Jy Afrikaans?(你好,你是南非人?)”

高个子男人点点头。

“我叫简·杜普里,”说着他伸出了手。

“我叫柯巴斯·范·克里夫,”飞行员说,和他握了握手。

“Waar gaan—jy nou?(你上哪儿?)”

“到利伯维尔。他们一上飞机我就走了。你呢?”

詹尼·杜普里露齿一笑。

“我有点儿难处,我和我的伙伴们有点儿难处。要是联邦分子们发现了我们,我们就非被砍死不可。你能帮助我们离开这儿吗?”

“你们有多少人?”范·克里夫问。

“总共五个。”

范·克里夫虽然是个空军的雇佣兵,可他也是个雇佣兵,因此毫不犹豫就同意了。亡命之徒有时是声气相通的。

“好吧,上飞机。不过要快。那架‘康尼’^①一离地我们就起飞。”

杜普里点头道谢,缓缓走回“流浪者”牌汽车,另外四个白人在单身周围站成了一圈。

“好啦,不过咱们现在就得上飞机,”那个南非人说。

“好,把武器扔在后面,咱们去,”头儿说道。于是,步枪和子弹夹都乒乒乓乓地扔进了汽车后座

^①即“超级星座”运输机。

里。头儿对坐在方向盘前的佩戴少尉军衔领章的黑人军官弯过身去。

“再见啦，帕特里克，”他说，“恐怕现在就算结束了。把车开走，丢下它。埋好枪支，在埋的地方做上记号。脱下你的军服，到丛林里去，懂吗？”

这个少尉一年以前还是个才应征入伍的小兵，他是凭着作战能力，而不是平步青云坐吃俸禄被擢升的，他忧郁地点点头，接受了指示。

“再见，先生。”

四个雇佣兵一起说了声再见，就向DC—4走去。

那个头儿正要尾随他们一起走，两个修女焦急不安地从停机坪后面幽暗的丛林出来，向他走去。

“少校。”

雇佣兵回过头来，认出了走在头里的修女。他第一次遇见她是在几个月前，那会儿这地区的仗打得很激烈，她主管一家医院，而他当时被迫把整个医院都撤走了。”

“是玛丽·约瑟夫姐姐？你在这儿干吗？”

年长的爱尔兰修女拽住他那污秽的上装袖子，急切地说开了。他点了点头。

“我尽力而为，我能做的还不止这些，”等她说完了他说。

他穿过机坪向站在DC—4机翼下的南非飞行员走去，旁观者看得见这两个雇佣兵商量了几分钟。说完后，那个穿军服的人又返身向等候着的两个修

女走去。

“他说行，不过你们要快，姐姐。他想尽快把飞机开走。”

“上帝保佑你，”穿白色修女衣的说，并且对她的同伴连忙吩咐几句。那同伴向机尾跑去，开始登上通往舱门的短梯。年长的修女匆匆地跑回停机坪后一片棕榈树林的黑暗中。从那儿很快出现一排男人。每一个的手臂里都抱着一包东西。走到了DC-4，他们就把那些包递给守候在最高一级舷梯上的那个修女。她身后的副驾驶看见她把第一批的三个包一个靠一个地沿机身开始平放成排，便急急地去帮忙，接过从机尾下伸过来那些手里的包，传到舱内去。

“上帝保佑你，”爱尔兰女人悄声说。从一个包里流出的几盎司绿色的排泄物沾到了副驾驶的袖子上。

“他妈的，”他骂道，可还是不停地干着。

雇佣兵的头儿一个人留在那儿，向“超级星座”瞥了一眼。一队难民，主要是战败者头儿们的亲属，正爬上机后的舷梯。借着从舱门里散射出来的朦胧的光，他看见了他想见的人。当他向飞机走近时，那个人正要上梯子，而别的被指定留下躲进丛林的人正等着抽走梯子。其中一个对那个正要上飞机的人喊道：

“先生，香农少校来了。”

当香农走近时，那个将军转过身来，甚至此时此刻他仍佯装笑脸：

“喔，香农，你也想上来吗？”

香农走到他跟前，敬了个礼。那个将军也举手答礼。

“不是的，谢谢，先生。到利伯维尔我们有别的交通工具。我只是想说声再见。”

“是呀，仗打得够长的。如今算是打完啦。恐怕是打完了，无论如何几年内是不打了。我很难相信我的人民会永远被奴役下去。顺便问一句，你和你的同事根据合同拿到钱了吗？”

“拿到了，谢谢您，先生。我们都是才拿到的，”那个雇佣兵回答。这个非洲将军忧郁地点点头。

“好吧，那么再见了。你已经尽力而为了，谢谢你。”

他伸出手去，两人握了握手。

“先生，还有一件事，”香农说，“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吉普车里商议过了，如果什么时候有……呃，如果您需要我们，只要打个招呼，我们都会来的。您只要招呼一下。我的伙伴们希望您明白这一点。”

将军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今天夜里可实在叫人吃惊，”他慢悠悠地说，“也许你还不知道哩，今天夜里我的高级顾问和所有有钱的人都穿过火线巴结敌人去了。一个月内其余的人大多也会学着这么干。谢谢你出了力，香农先

生。我会记住的。再见了，祝你幸运。”

他转过身去，走上梯子，向“超级星座”灯光昏暗的机舱内走去，这时，恰好四个发动机里的第一个发动起来了。香农往后退了一步，向那个曾雇他服务一年半的人最后敬了个礼。

“祝您幸运，”他说，一半是对着自己说的，“您需要运气。”

然后他返身向等候着的DC-4走去。

舱门关上了，发动机转动起来，范·克里夫坐在这架停在机坪上的飞机里等着。这时，他透过黑暗望见机头冲下的“超级星座”轰隆隆地滑上跑道，从他眼前经过，终于飞了起来。两架飞机上都没有一点灯光，可是这个南非白人从道格拉斯式的飞机驾驶舱里能分辨出“超级星座”的三个直尾翅，那架飞机突然消失在棕榈树林上空，向南飞去，进入迎来的云层。这时，他才把载着一片哭泣呜咽声的DC-4慢慢滑向前方的起飞点。

当范·克里夫命令副驾驶打开机舱灯时，这架飞机已经飞了将近一个小时了。在这一个小时里，飞机从一个云堆躲进另一个云堆，时而飞出藏身的云堆，时而又迅速穿过低垂的高层云，找到另一个更稠密的云堆躲起来。它总是寻找云堆藏身，不让盘旋着的米格飞机在月光皎洁的夜里发现自己。而当范·克里夫知道自己的飞机已经在海湾上空飞出很远，机尾后的海岸离着它已有不少路了，他这才准许打开机灯。

机灯的灯光在他身后照出了一副不可思议的景象，这种景象仿佛是多雷^①的一幅基调比较阴郁的画。机舱的地上铺着湿漉漉、污秽难闻的毯子。一个小时以前，这些毯子是用来裹那些包的。那些包里是四十个小孩，他们畏缩着，一个个形容枯槁，由于营养不良都脱了形，在机舱两侧一排排地扭动着身子。蹲着的玛丽·约瑟夫修女从舱门边站起身，开始在这些挨饿的孩子群里走来走去。那些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前额上都贴上了一块胶布，正好在头发下面一点。由于贫血，头发早就变成赭色了。胶布上都用圆珠笔给利伯维尔城外的孤儿院写清了有关情况，如果身分不明的话，就写一个姓名和号码。他们不给战败者记载身分。

机舱后部，那五名雇佣兵在灯光下眨着眼睛，向他们同行的乘客瞥了一眼。以前他们也见过这种情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见过多次了。每一个雇佣兵都觉得有些恶心，不过谁也没有表现出来。什么事最终都是会适应的。在刚果、也门、加丹加和苏丹，他们总是见到这样的一副情景，也总是见到这样的孩子们，并且对这种情景也总是无可奈何。这会儿他们思索着，掏出香烟抽了起来。

机舱的灯光使他们从昨晚日落后第一次互相看清楚。他们的军服汗迹斑斑，沾上了红土。面孔疲劳得拉长了。雇佣兵的头儿背靠厕所的门坐着，

^①保罗·古斯塔夫·多雷（1837—1883），法国著名画家，专作插图。——译者